仁獄類編

仁獄類編卷之十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滸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嚴毅 凡二十四則

蓋崔寔之論曰以嚴致平而洪範之論三德旅曰疆弗友剛克沉潛剛克子産又曰政寛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是知嚴固未能盡軌于中道然苟時合乎用重之宜則貴戚歛手于朝堂豪

宗重足于閫右枹鼓息警于郊外萑苻戢迹于澤中以視長奸裕蠹之治其得失蓋較然矣夫臨百仞之淵而人無失足者惕也炎崑崗之火而人無焦爛者避也豺狼虎豹之在山而人無敢入者畏也夫嚴亦深淵猛火豺狼虎豹之類也且惕且避且畏而人莫敢有犯之者矣夫人莫有敢犯之者則刑且不用是可以爲政矣爰彙嚴毅

漢武誅王恢

漢武帝時王恢建議擊匈奴亡功還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於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如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之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迺自殺

賈彪案殺子

東漢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遺罪遂驅車北行案正其罪城南賊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數千僉曰此賈父所長生男名曰賈子生女名曰賈女

陶侃鞭持稻

晉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爾侃大

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

琇之捸小兒

孔琇之仕齊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

元紹杖趙修

北魏元紹遷尚書右丞决斷不避彊禦宣武詔令撿斷趙修獄紹以修佞幸遂加杖罰令其致死帝責紹不重聞紹曰修姦佞甚于董賢臣若不因釁

除之恐陛下復被哀帝之名宣武以其言正遂不罪焉

張錫判盜麥

張錫朱梁末爲棣州刺史劉君鐸軍事判官棣爲鄆之屬郡郡有麴務鄆以牙將主之頗橫恣民有犯麴三斤牙欲寘於死君鐸力不能救既而牙將盜麥伯斛私造麴事覺錫判曰麴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伯斛免死誠難郡吏爲之乞免錫不從因寘於法

元忠殺橫奴

唐魏元忠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嚴明張易之家奴暴橫甚元忠笞殺權豪憚伏

李臯奏宦子

唐李臯加少府嘗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有二子鈞鍔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爲殿中侍御史鍔爲京兆府法曹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臯曰入則孝出則弟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者豈可備於列位

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

權範杖臺吏

唐權寘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有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于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尚有不稟命者況籍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強可以未滅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爲至輕

盧鈞配虞候

唐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伯八十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伯虞候

橫欄節度使須當挫云

秀實爭犯盜

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馬璘加開府儀同三司軍有能挽二十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亦不能復理璘善其議竟殺之

一錢斬桀吏

宋張忠定公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

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劒下堦。斬其首。申臺憲自劾。

忠定戮訛言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公召犀浦謂曰。近訛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爲鄉黨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公遂戮於市。即日帖然。夜市如故。公曰。妖訛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

詭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

忠定斬逃亡

張忠定知益州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拘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順之械豪横

宋胡順之知休寧縣民有汪姓者豪橫縣不能制歲租賦常不入適以訟逮捕不肯出順之曰令不行何以爲政積薪而焚之豪大駭少長趨出叩頭伏辜推其長械送州致之法

劉混趣焚屍

宋劉混知耀州富平有盜掠人子女者既就擒陽死伺間復逸去捕得復陽死守者以報混趣焚其屍

公𢿱斬杖卒

宋呂惠穆公彀徙知成都府營卒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劒死公彀曰杖乃國法劒乃軍威請杖而復斬之軍府肅然

韓絳斬冷青

宋韓獻肅公絳仁宗時爲開封府推官有男子冷青妄稱其母頃在掖庭得幸有娠而出生巳府以爲狂奏流汝州絳言留之在外將惑衆追青窮治蓋其母常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

高登論陰德

宋高登富川主簿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曰陰德豈可以有心爲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

悅娼魘妻獄

宋韓繹字仲元從晏元獻公殊辟爲永興倅有富家子悅娼柳約爲夫婦而父母强爲取妻乃謀之市卜教以厭蠱期妻必死可取娼則厚酬之既而妻果病死妻父母聞之官晏公不信曰世顧有是

那繹固請鞫之遂得實發地藏木偶人具其妻名氏生時與咒咀之時晏公大驚遂嚴治以法

包恢沉姦僧

宋包恢理宗時知隆興府有母訴子者年月後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泣不言及得其情乃母孀居與僧通惡其子諫以不孝坐之狀則僧之爲也因責子侍養跬步不離僧無由而至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盛衣帛因納僧於內以歸恢知之使人要之置籠公庫旬餘吏報籠中臭達於

外恢命沉于江語其子曰爲汝除此害矣

子繡榜亡賴

宋趙子繡尹臨安府時元宵張燈甚盛遊人繁夥有無賴子造五色印於人叢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自用黑藍則用黃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不含羞黙汚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命總轄捕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討獲即於牙儈處假數婢飾爲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喧鬧處亡

賴果如前所爲俱就縛其爲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攔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俟坐衙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箠笞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臾榜死趙即自引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決云

文傳罪悍妻

元于文傳仁宗時爲烏程尹有富民張甲之妻王無子張納一妾于外生子未晬王誘妾以兒來尋逐妾殺兒焚之文傳聞而發其事得死兒餘骨王

厚賄妾之父母買鄰家兒爲妾所生兒初不死文傳令妾抱兒乳之兒啼不就乳妾之父母吐實乃呼鄰婦至兒見之躍其懷乳之即飲王遂伏辜

童孫罪不原

國朝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鞫其情以童稚無知非真有所毆也上疏請恤不聽繼之以泣明日 上以筯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爲安南椽 按宋張詠鎭成都日見一卒抱少兒戲廊下小兒因怒摑其父詠集衆語曰此方悖逆乃

自習俗幼已如此况其長成豈不爲亂遂罪之成祖之坐童者刑亂用重張公之見也李厚之請㽞者甸甸人井孟氏之心也厚在安南二年后召爲吏部主事赴召僅五日而安南變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爲仁厚之報

仁獄類編卷之二十三終

仁獄類編卷之十四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弟懋滐叔常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懲奸凡三十六則

易之大有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順天休命一揚善焉足矣何遏惡爲也蓋惡不遏則善不安且俾善者胥化而惡此遏惡之義所以獨先于揚善也舜誅四凶周公誅管蔡孔子

誅正卯子產誅鄧析自昔聖賢猶不能廢過惡之義况輓近世乎余先後居鄉久見一鄉皆善士而有一人焉恣睢其間則弱者受其欺強者慕其横式閭黨鄙之士亦俛仰焉而不得一試此惡之所以為善累而過之不可以已也語曰養稂莠者害禾稼夫欲為禾稼計則不得復為稂莠惜矣爰彙懲奸

子產誅鄧析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訟者約大獄一

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于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令乃行

孔子誅亂政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于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誅之或者爲

失乎孔子曰居吾語女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衆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史何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

斯足憂矣

子賤防樂寇

宓子賤爲單父宰齊攻魯父老請縱民穫麥子賤不聽曰不耕者得獲是使民樂有寇也

左氏易胥靡

衛嗣君時胥靡刑人逃之魏衛贖之百金不予乃請以左氏地名羣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胥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敎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十左氏將何以用之

公孫議族解

漢公孫弘爲御史大夫軹有儒生侍使者客譽郭解生曰解顓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舌吏以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張湯誅伍被

漢張湯爲廷尉伍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天

子以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湯進曰被首爲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

夷吾罪亭長

東漢謝夷吾爲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勑夷吾錄見囚徒勿廢舊議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列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長吏以劫人而得言和且觀刺史決當云何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

讓三老孝悌免長史之官理亭長之罪上善之

定庵藉王實

齊詹定庵通判滑州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定庵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寘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

詔便戮強暴

北魏涇州有女兒先氏許嫁彭老生爲妻聘幣既畢未及成禮兒先率行貞淑居貧常自舂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禮命雖畢二門多

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生身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魂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珠瓔至其叔宅以告叔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死罪詔曰老生不仁侵陵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草萊行合

古蹟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摽墓旌善號曰貞女

竇參正殺父

唐竇參遷奉先尉縣人曹芬名隸北軍芬素兇暴因醉毆其女弟父救之不得遂投井死參捕芬兄弟當死衆官皆請俟免喪參曰子因父生父由子死若以喪延罪是殺父不坐也皆正其罪而杖殺之一縣畏服

公綽誅舞文

唐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

納賄舞文二人同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必誅納賄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李傑覘婦姦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其子不能自理但云得罪于母死則甘分傑疑其冤謂寡婦曰汝寡居十年惟有一子今告之罪至死得無悔乎寡婦曰無賴不孝于母寧復惜之邪傑曰審如此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覘其後寡婦出謂一

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冀其悔悟再三喩之婦堅執如初時道士立於門外密令人擒之一問承伏曰某與寡婦有私嘗爲兒所制欲除之乃杖殺道士及寡婦以棺盛之

仲榮射繼母

石晉安仲榮鎭常州有夫婦共訟其子不孝者仲榮面加詰責抽劒令自殺之其父曰不忍也其母詬詈仗劒逐之仲榮重問之乃繼母也因叱出自後射一箭而斃聞者莫不增快境內以爲強明之

政

賈郁決庫吏

九國誌載閩賈郁性峭直不容吏人文過爲仙遊縣令及受代有一吏酗酒郁怒曰吾當再典此邑以懲此輩吏楊言公欲再作縣令猶造鐵船渡海也郁聞之不言後復典舊邑時醉吏爲庫吏盜官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鏹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因決杖徙之未幾移治福清召爲御史中丞

議繼母殺子

宋太祖嘗決繫囚多得寬貸而開封婦人殺其夫前室子當徒二年帝以其兇虐殘忍特處死下詔曰自今繼母殺傷夫前妻子及姑殺婦者同凡人論

論常赦不原

宋開寶二年初峽州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直家十二口古直小子留幸脫走至是擒義超訴有司峽州奏引赦當原太祖曰豈有

殺一家十二人可以赦論邪命正其罪

安禮譴斥妾

宋王安禮知開封府宗室令騑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之歸訴府督元直安禮視妾既灸敗其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錢者以姿首也今灸敗之則不復可鬻此與炮烙之刑何異請勿給其直而加重譴以爲戒詔從之仍奪令騑俸

梁適論詛殺

宋梁適爲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依鬼神

以詛殺人獄具以無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
而詛可拒乎是甚於刃也卒論死

酷吏赦勿叙

宋仁宗時廣州司理叅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
當仲約公罪應贖仁宗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
可復生而獄吏雖廢復得叙官命特治會赦勿叙
用

熙寧罪不孝

宋熙寧二年內殿崇斑鄭從易母兄俱亡于嶺外

歲餘方知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爲念乃經時無安否以至踰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

宋庠鞫紿奴

宋宋庠知審刑院密州豪王澥私釀酒鄰人往捕之澥紿奴曰盜也盡使殺其父子四人州論奴以法澥獨不死宰相陳堯佐議釋澥庠力爭卒抵澥死

議盜殺同黨

宋韓忠獻公琦知審刑院先是盜殺同黨既自巳就捕例不抵死忠獻曰此但幷有其貲或就滅其口非有改過自新之心無足矜者請更其法乃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無得原

李綱檄統制

宋李綱字伯紀爲湖廣宣撫使有統制官張忠彥者駐軍廣州頗擾一路綱召之不來綱察忠彥樂爲郡檄令權知岳陽忠彥果至郎械送所司請旨誅之

殺官謀妻獄

宋建炎初中州仕宦者踉蹌至新市暫詣寺居親舊絕無牢落凄斷其縱跡茫茫殊未有所向寺之僧忽相過存問時餽酒肴仕宦者感之語次問其姓則曰姓湯而仕宦之妻亦姓湯因是通譜系爲親戚而致其周旋餽遺愈厚一日告仕宦曰聞金人且至台眷盍早圖避地邪仕宦者曰某中州人忽到異鄉且未有措足之所安有避地可圖哉僧曰某山間有庵血屬在焉借處可乎欣然從之卽

日命舟以往虜已去僧曰事已小定駐驆之地不遠公當速往受任仕宦者告以闕之僧於是辦一舟贈鏹二伯緡使行仕宦者曰吾師之德于我至厚何以爲報僧曰既爲親戚義當爾也乃留其妻挐于庵中將別爲酌飲大醉遂行舟中酣睡覺時日已高起視乃泊舟大湖中四旁十數里無居人惟舟人語誶誶過午督之使行良久漫應曰今行矣既而取巨石磨斧仕宦者罔知所措叩其所以則曰我等與官人無怨不忍下手官人當作書別家

原缺

取者思求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隷兵間

蕭貫治非部

宋蕭貫知饒州有撫州司法參軍孫齊者初以明法得官以其妻杜氏留里中而紿娶周氏入蜀後周欲訴於官齊斷髮誓出杜氏久之又納娼陳氏挈周所生子之撫州未踰月周氏至齊捽至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敢爾邪乃殺其所生子周訴於州及轉運使皆不受人或告之曰得知饒州蕭使君者訴之事當白矣周氏以布衣書姓名乞食道

上馳告貫撫非所部而貫特爲治之吏赦猶編管
遠州

李宥得給傭

宋李宥知蘄州或殺人以米十石給傭者使就獄
曰我重賄吏爾必不死宥得其情論如法

王質論弃貲

宋王質知廬州曰盜殺其徒弃貲而遁捕得之質
論盜死大理以爲法不應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
者原之所以疑懷其黨且許之自新此法意也今

殺徒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疏上不報

虞槃斷神巫

元虞槃延佑中除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室皆盡室逃槃得刼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鞫之無敢施鞭箠者槃謂卒曰此將爲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

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爲變者同僚皆不
敢出靚靚曰君自爲之槩乃斷巫併黨皆如法

老嫗不免刑

元荅里麻爲燕南道廉訪副使日深州民媼怒敺兒婦死婦方抱其子子亦誤觸死媼年七十同寮議免刑荅里麻獨不可曰國制罪人七十免刑爲其血氣已衰不任刑也媼旣能殺二人何謂衰老卒死獄中

師泰案殺人

元貢師泰官紹興時游徼徐裕以巡鹽爲名肆暴村落一日遇諸曁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屍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師泰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復俾待報

好文正怙勢

元李好文順帝至元中拜監察御史錄囚河東王傳撒都剌以足蹋人至死衆皆曰殺人非刃當杖之好文獨曰怙勢殺人甚於用刃況因有所求而

殺人其情爲尤重乃寘之死河東爲之震肅

覆舟因重罰

國朝武昌與漢陽二郡東西夾江而峙相去五六里行旅往來非錢穀不濟一日陰雨四塞風濤洶洶舟子艤舟而渡滿載矣猶招招不已或戒之曰風甚矣少載猶可以免不聽未至中流而舟覆矣溺者二十有六人而舟子獨不死法司數加搒捶欲寘之死藩大夫曰是罪可死也而法則不麗奈何今夫不量小大不測夷險任非其分以溺人而

倖免者多矣可勝誅乎法司猶不釋乃重罰以困之

子業治趙遠

高叔嗣字子業為山西按察使祁縣十長趙遠以捕盜起家萬金常縛村民野寺誣為盜得貲遠僕吏汚民妻慮僧發覺致民縣獄妻列狀呈官遠曰民不死禍且及設譎紿縣官縣官懼聽遠入獄磔民屍擲屍獄外上官止治遠僕屬罪薄遠罰子業曰安有僕屬殺人而長若主不與者乎卒正遠罪

按遠之磔民屍誠可恨抑縣官之聽其人獄磔屍亦不可不示懲也

何公華宣撫

何喬新字廷秀爲刑部侍郎播州宣慰使楊愛孽妾乃寵其子友欲奪嫡子愛諸小酋不肯從輝矯奪大壩鎮篁諸夷寨立懷遠宣撫司立友爲使張都御史輒爲輝畫請得旨會愛母死友母益橫顧其家結黨誣愛反交通唐王朝廷疑遣公即訊友母子又輦金寶賄諸權貴人欲公因愛聽命衆籍籍爲友遊說必欲去愛公至盡得友母子奸惡

罪上自愛無謀反肇友宣撫削官銷印遷保寧與

產業自便播州遂定

仁獄類編卷之十四終

仁獄類編卷之十五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纂
從弟懋禮立之父閱
甥韓起龍校梓

鉤摘凡九十六則

昔人云。惡傲以爲智者。夫傲雖君子之所惡。然施之于訊鞫。亦有不可廢者。蓋世變推移。獄情微曖。機事險于重淵。而詭態匿于深谷。吾誠以感之。而彼玩焉。則用明。吾明以照之。而彼逃焉。

則用巧。巧則不出于微。故有執一而駁百者矣。有語此而徵彼者矣。有卒而懾之者矣。有緩而探之者矣。有徵而縱之者矣。有顯而操之者矣。有先而持之者矣。有後而怵之者矣。賢士固用之以藏其智。憸人亦用之以售其奸。雖其用心不同。然以摘深奸而鈎巨猾。則均可爲明勑者之一助也。典獄者得其術而以先覺行之。其于明允審克之道不遠矣。爰彙鈎摘。

車裂得刺客

蘇秦在齊齊大夫多與爭寵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齊王使人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徇于市曰蘇秦爲燕作亂于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孫寶稱鐶餅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鐶餅于都市者適有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民甘塡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餘枚因致諠爭巡者領赴尹引問無以證明尹令鞫

吏買鐶餅一枚稱知分兩盡稱碎者筭足原數其賣主承伏虛誑之罪衆稱神明

黃霸勞行吏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鳥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

薛宣計分縑

漢薛宣爲臨淮太守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及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

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縑直數伯錢何紛紛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而縑主稱怨宣曰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本主

周紆察稻芒

東漢周紆爲邵陵侯相廷椽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于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其口眼中有稻芒密

問守門者曰誰載槀入城對曰唯有廷椽耳又問鈴下曰外有疑吾與死人共語者否對曰廷椽紆乃收廷椽拷問具服云不是殺人但取道邊死人也自後莫敢犯之

陸雲縛共語

陸雲仕吳爲浚儀令有人被殺而不獲賊者雲錄其妻無所問遣出密令吏隨之曰有一男子共語便縛來果得之具服同妻謀殺之罪

周表得盜情

吳周表爲中庶子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拷極毒惟死無詞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深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而誅其黨

國淵比謗書

魏國淵爲魏郡太守有投書誹謗者魏武甚疾之欲得其人淵請留而不宜其書多引二京賦淵乃

勑功曹曰此郡少學問者令就師求能書者與受

業因令作牋比方其書有似謗書者收問之果伏

其罪

驅羣得失牛

晉于仲文為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

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决益州長史韓伯儁曰

于安固少年聦察可令决之仲文曰此易解耳令

兩家各驅牛羣去乃放所認者牛遂向任氏羣中

又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仲文遂訶

詰杜氏服罪而去

並走識真盜

冀州有老嫗日暮遇盜急呼行路者爲巳逐之卽擒盜盜反誣行路人秦符融曰二人當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盜後至融正色曰汝真盜也盜伏罪蓋融性明察能懸料其事若善走則初不被行路人所獲以此則知善走者是捕逐人也

李崇鞭女巫

北魏李崇徙揚州有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

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懼復追責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其弟為人所殺迎歸殯葬頗類思安見者莫辨又有女巫楊氏自云見鬼說思安被害之苦饑渴之患慶賓又誣同軍兵蘇顯甫李蓋等所殺經州訟之二人不勝楚毒各自款引獄將决竟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偽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住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姓解字思安時欲送官苦見求及稱有兄慶賓今住楊

州相國城內嫂姓徐君脱矜愍爲往告見申委曲家兄聞此必重相報今但見質若往不獲送官未晚是故相造指申此意君欲見顧幾何當放賢弟若其不信可見隨看之慶賓悵然失色求其少停此人具以報崇攝慶賓問之伏引更問顯甫盆等乃云自誣數日之間思安亦爲人縛送崇召女巫示之鞭笞一伯

李崇辨眞子

李崇都督江西諸軍事先是壽春縣人苟泰有子

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然後告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可出奔哀也苟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云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栁囚得馬盜

北魏高謙之行河陰令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

物詐市人馬因而逃去詰令追捕必得所問謙之乃僞枷一囚于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亟遣腹心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案問悉獲其黨幷出前後盜處失物之家各得其本物乃具以狀告

楊津討獲絹

北魏楊津除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疋去城十里爲賊所刼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刼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告云有人着某

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巳子於是遣騎追之幷絹俱獲

惠思拷羊皮

北魏李惠思皇后之父太武時進爵中山王轉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釋重擔息樹陰二人將行負爭一羊皮各言籍背之物惠遣爭者出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乎羣下咸無應者惠乃置羊皮于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

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又嘗有燕爭巢鬬已累日惠令人掩護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固心羣下服其詳察

僞榜得刦賊

西魏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刦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鄰近被囚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計求之乃詐匿名書多牓官門曰我等共刦胡家徒

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服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牒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牒下因此盡獲黨與

紿嫗得盜靴

齊任城王湝拜太保幷州刺史時有婦人臨汾水浣衣有乘馬行人換其新靴馳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湝召居城諸嫗以靴示之紿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刼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嫗撫膺哭曰兒昨着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時稱

明察

王浟討獲盜

北齊彭城王浟爲滄州刺史有隰沃縣主簿張達嘗詣州夜投人舍食雞羹浟察知之守令畢集浟對衆曰食雞羹何不還他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一人從幽州驢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會一人爲伴遂盜驢及脯去明旦告州浟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市鹿脯不限其價其主見脯識之推獲盜者後轉都督定州刺史時有

人被盜黑牛背上有白毛長史韋道建謂中從事魏道勝曰使君在滄州日擒姦如神若捉得此賊定神矣後乃詐爲上符市牛皮倍酬價直使牛主認之因獲其盜建等嘆服又有老母王姓孤獨種菜三畝數被偷後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盜爾後境內無盜

應募驗刼盜

麥鐵杖陳大建中結聚爲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沒爲官戶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

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刼盜曰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日常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御仗下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御史鐵杖出應募齎勑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

蔣常覘嫗語

唐蔣常貞觀初爲御史時衛州板橋居人張逖其妻歸寧母家去是夜有二衛士楊正等三人投逖

店借宿夜有人取正刀殺逃將刀仍還鞘內正等不知也至五更早發去天明逃家知覺率店人追捕正等拔其刀血甚狼藉因禁拷訊遂自誣服上疑之遣常覆推至則集店居人追詰佯爲人數不足且放之去唯留一老嫗年八十以上日晚放出令典獄密覘之曰嫗出當有人共語者即記姓名勿漏泄果有一人共語即記之明日復爾其人又問嫗云使君作何推勘如是三日皆然常總集男女三百餘人就中喚與老嫗語者詰之具伏殺逃

姦妻之罪奏之賜常縑三百疋

王璥案伏聽

貞觀間李行詮之子與父妾亂事露相與逃匿長安縣捕獲之縣司王璥推問不伏璥密令一人藏于案褥下伏聽詐令一人走報長吏喚璥璥即鎖門去留犯在庭中與父妾四顧無人多爲私密之語伏者聞之俟璥至出報之各大驚伏罪

蒙盗得匿牛

唐張允濟爲武陽令鄰縣有以牸牛依其妻家者

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質于允濟允濟曰爾自有令何至此也其人垂泣不止具言所以允濟遂令縛牛主以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訴牛曰此是女壻家牛也非我所知允濟遂發蒙謂妻家人曰此即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伏罪

集童擒真盜

唐韓思彥使幷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一醉胡懷刄而汙訊掠已伏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十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乃物色推訊遂擒眞盜

楚金辨補字

則天垂拱中羅織事起湖州左史江琛取刺史裴光制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光款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盡不能決勑令張楚金按之又不移前款楚金憂

悶仰卧向窻明處見其字皆補葺作成者因集州縣官吏索一杯水令琛取書投于水中字一一解散琛叩頭伏罪奉勑令决一百然後斬之賜楚金絹一百疋

無名識盜葬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鈿合寶物直黃金千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欲取之盡爲盜者所得矣公主言之天后天后大怒召洛陽長吏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吏長吏懼謂兩縣主官曰兩日不獲盜

當死。尉謂吏卒游徼曰。一日必獲盜。不獲必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途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至縣。游徼謂尉曰。得盜者來矣。尉怒吏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君無怒吏卒。亦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摘伏有名。每有盜者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之。故見請爲解危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入白之。尉與長吏大悅。降堦執其手曰。今日遇公。吾當復生矣。無名曰。請君聞于天后。長吏由是奏之。天后召而謂

曰卿得賊乎無名曰願委臣取賊無限日月且寬府縣官吏仍以兩縣吏卒盡以付臣臣爲陛下取之亦不過數日矣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曰十人五人爲侶于東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輩皆衣縗絰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而報之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問伺者曰胡何向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徹奠即巡行塚傍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皆寶物也奏之天后天后曰汝用何策

爾得此賊邪對曰非有他計但識盜耳臣到都之日即此胡出葬之時臣見即知是盜但不知葬處今當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即知其墓賊既奠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相視而笑喜墓無所傷也向陛下迫促府縣此賊計急必取而逃之天后曰善賜金帛還秩二等

李愿購亡馬

唐李愿西平郡王之子元和元年檢校禮部尚書兼夏州刺史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牓于

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亡馬繫之牓下仍置書一緘曰馬逸及羣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謹納于路願付客亡馬而縱其良馬境內嚴肅

魏杲辨藏婢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姝艶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非玉素煮之不可玉素乃毒之良久覓婢不得并失金銀器四十餘事錄奏勑令求賊甚急主帥魏杲有異

策請喚舍人家奴選少年端正三人布衫蒙頭及
縛衛士四人問十日以來何人覓舍人家奴衛士
云有投化高麗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其書見在
檢之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即往搜之至一宅封
鎖甚密打鎖開之婢及投化高麗並在其中拷問
乃是投化高麗共捉馬奴藏之奉勅斬于東市

張鷟括詐書

唐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詐作倉督馮忱書盜
糶倉米究之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斷鷟取元

告狀用紙貼兩頭唯留二字問是汝書卽註云非乃去貼卽是元狀先决五十又貼詐爲馮忱書留二字以問之註曰是去貼乃詐書也元於是叩頭伏罪

張鷟計匿鞍

有一客驢韁斷幷鞍失之三日尋不獲詣縣告張鷟追捕甚急賊乃夜放驢出而藏其鞍鞍可值五千文鷟曰此易知也遂不令秣飼去轡放之驢尋向餵處乃令搜索其家于草積下得鞍人服其智

崇龜集屠刀

唐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之子少年而貌美泊船于高岈之次有高門中見一姬年二十餘艷態妖容殊不避人少年乘便言曰某黃昏當詣宅矣姬無難色微笑而已既昏姬果啓扉伺之富商之子未及赴約有盜者徑入行竊見一房無燭即突入姬即趨而就之盜以爲人擒已也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其家亦未知覺商家之子旋至纔入其戸即踐其血汰而仆地初謂其水以手捫之聞逗血之

聲未已又捫之有人臥遂徑走出一夜解維比明已行百里餘矣其家跡其血至江滸遂狀訟于主者窮詰岸上居人云近日有某客船一隻夜來徑發官差人追及械至拷掠備至具實吐之唯不招殺人其家以刀納于府主乃屠刀也府主乃下令曰某日設會合境庖丁俱集于場以俟宰殺既集乃傳令曰今日已晚可翌日而至乃各留刀于廚而去府主乃命取入諸刀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日各令詣衙取刀諸人皆認本刀而去惟有一

磨最在後不肯持刀府主乃詰之對曰此非某刀又詰之曰此某人之刀也乃問其所居命擒則竄矣於是乃以他囚合處死者以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之于市竄者之家日日潛令人伺之既斃其假囚不兩夕果歸家即擒之具首殺人之罪遂置于法商人之子夜入人家杖背而已

閻濟計沉鉤

唐閻濟鎮江南有舟人傭載商貨客有銀一十鋌窖匿之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于

船泊之所。船夜發至鎮。點閱。乃失其銀。遂執舟者以見公。公問曰。客昨者宿何所。曰此百里浦汊中。公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于江中矣。爾可令楫師沉鉤之。其物必在。若獲之。必受吾重賞。乃依公命。鉤而引之。銀在篋中。封署猶全。而獻于公。公劾之。舟者立承伏法。

莊遵擘聽姦

莊遵。初爲長安令。後遷爲楊州刺史。性明察。嘗有

婦與姦夫殺其夫者其叔覺而逐之婦人即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叔何欲愛于我而殺其兄邪即告官官司拷其叔大過因而誣服邊察知之故謂吏曰叔爲大逆速置于法可放嫂歸客令人夜中隱于婦壁下聽之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邪婦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即擒之伏罪叔遂獲免

子雲斷牸牛

唐衛州新鄉縣令裴子雲素有奇策有部人王恭

戍邊留牸牛六頭寄養母舅李璡家五年產犢三十頭價值十千以上恭還乃索牛母舅曰牸牛二頭先已死其四頭又老矣今產育者並非汝牛所出恭忿之訴于子雲子雲密送恭獄遂下令收追盜牛賊即拘李璡至縣子雲叱之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喚汝共對乃以布衫蒙恭頭立南墻下璡急吐欵云牛三十頭皆是我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者子雲遣去恭布衫璡驚曰此外甥也子雲曰若是即當還牛更欲何語璡默然

子雲曰五五年養牛辛苦與牛五頭餘並還恭一縣伏其明察

松壽潛伺盜

唐張松壽任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刼盜奉勑十日內須獲松壽至行刼處檢蹤見一老姥樹下賣食即以從騎馱入縣供酒食經五日送還舊坐處令一腹心人潛伺之有人共老姥語即捉來果有人來問明府作何推勘即捉以布衫蒙頭送縣一問併黨與贓俱獲時人以爲神

趙和籍舍產

唐趙和咸通中爲江陰令有淮陰二農比莊俱以殷富貲殖其東鄰則以莊劵質于西鄰貸緡百萬且言來歲賫本以贖劵至期先納百千緡期明日以餘資換劵因隔宿且恃通家不爲納緡之文及明日賫餘資至西鄰遂不認東鄰以寃訟于縣邑宰曰誠知爾寃其如官中所賴契劵無証何又訴于州州亦不能理東鄰不勝其憤乃越江訴之和和曰縣政甚卑且復踰境何能理也東鄰泣訴曰

至此若不能理終無由自滌也和曰第止署內試爲爾思之經宿召前曰計就矣爾果不妄否曰安敢厚誣和曰誠如是則當爲寘法乃召巡捕之幹者數輩齎牒至淮陰曰適有寇江者按劾已具言有同惡者在某處姓名形狀甚悉請捕送之牒至捕西鄰以還至則跪于庭下和厲聲曰何爲寇江對曰稼穡之夫未習舟檝和曰所盜皆金銀錦綵非農家所宜蓄者汝宜籍舍之產以辯之因乃言稻若干斛莊人某還者紬絹若干疋家機所出者

錢若干貫東鄰贖契者銀器若干件匠某造成者和乃大喜曰汝雖非寇江者何諱東鄰贖劵百千緡邪遂引訴鄰令檢付契書于東鄰置之于法

燒猪辨殺夫

五代時呉人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者夫家疑之詰官訴妻妻拒而不承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乃積薪燒之察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伏罪

憲之知牛主

南梁顧憲之為建康令有失牛者盜與主兩俱認之不能制乃令縱牛任其所去牛知主所居盜者伏罪

慕容智伏罪

五代漢慕容彥超善捕盜為鄆帥日有州息庫遣吏主之有人以白金二錠質錢十萬與之既去而驗乃假銀也彥超知其事召主庫吏密令出榜詐稱被盜竊所質白銀等物能捕獲原賊者賞錢一

萬不數日間果有人來贖銀者執之伏罪人服其智有獻新櫻桃彥超令主者收之俄而爲給役人盜食主者白之彥超呼給役之人僞安慰之曰汝等豈敢盜新物邪蓋主者誣執耳勿懷憂懼各賜以酒彥超潛令左右入藜蘆散既飲之立皆嘔吐則新櫻桃在焉於是伏罪

伯通嗜鋤刃

路伯通爲原武令有以種瓜爲業者一夕爲人盡鋤其苗詰道陳告無明証即遣之翌日托以他用

命種瓜鄰近村莊盡借所有之鋤令各書姓名潛使人嗜鋤果有苦味者默遣吏捕獲遂伏其罪

顯之勘詐契

趙顯之爲閿鄉令一農家累歲借粟于富者而厚償其利有一歲別營足食而不用借貸富者怨之以爲借于別主乃賂先保人同捏借粟文字以騙之不服訟于官顯之曰此易見耳乃監保人及富者各爲異處以物色審之云搬借粟時大車邪小車邪斛打邪倉中邪窖中邪取狀各異遂伏騙賴

之罪

鬻牛得割舌

宋包拯知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第歸殺而鬻之尋復有來告殺牛者拯曰何爲割人牛舌而又告之盜驚伏罪

惟濟購僞金

宋錢惟濟仁宗朝知成德軍民有僞作白金質緡取緡錢者其家來告惟濟曰第聲言被盜示以重購質者當來責餘直卽得之矣已而果然

穆衍訊牛舌

宋穆衍調華池尉民牛爲仇家斷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其牛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邪訊之具服此與包拯斷牛舌事同

秦檜詰盜榴

宋秦檜在相位左揆閣前有榴每著實檜默數焉忽亡其二檜不之問一日將排馬忽顧左右取斧伐樹有親吏在傍倉卒對曰實甚佳去之可惜檜反顧曰汝盜吾榴吏叩頭伏罪

單煦縱盜食

宋單煦徙清平軍使有二盜殺人捕治不承煦縱使之食甲食之旣乙不下咽旣而訊之果殺人者

驗字得詐騙

宋鄭噩爲臨江軍錄事參軍有僧懇泥模者曰模善爲騙吾攜吾疏乞錢而模使其徒黃文昌致吾空寺中僞出姓名謬多題施目數取錢物酒食以相報設今巨費矣然無左驗有司疑之公令取紙雜問模他事徐視其答則有與題施之字同者數

十鞫之果模與文昌謀攻箠易書以詐之也遂伏罪

桑懌縛盜衣

宋桑懌開封雍丘人再舉進士不中徙居汝潁間諸縣多盜懌自請補耆長得往來察姦因召里中惡少年戒曰盜不可爲吾不汝容也有頃里老父子死未殮盜夜脫其衣去父不敢告縣懌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得其衣不使之知也明日見而問之曰爾許我不爲盜今里中盜冢衣者非爾邪

少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姓名盡送縣皆伏辜

桑懌就媼飲

桑懌擢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往捕盜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跡盜所常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

一媼留爲具飲食如事羣盜懌歸閉柵復往自擕具就媼饌而以餘遺媼媼以爲眞盜乃稍就媼與語及羣盜一媼曰彼閻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矣某在某處懌又三日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其實而愼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媼盡得居處之實以告懌明日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強梁者懌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盜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一日皆獲

陳襄計捫鐘

宋陳襄爲蒲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即捕衆盜至莫能決襄紿語曰某廟鐘能辨盜眞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命羣盜往捫少焉獨一人手無所汙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訊之果伏罪

王端識犢母

宋王端知襄邑縣有盜人牛犢而鬻于市者其失

主認之而訟于官詰盜不服端取兩家牛毋來辨犢果歸失主之母盜遂服

張田捕白衣

宋張田神宗時知廣州廣舊無城郛民悉野處田始築東城環七里賦功五十萬兩旬而成初役人相驚以白虎夜出田迹知其偽召戒邏者曰今夜有白衣人出入林間者謹捕之如言而獲

元繹詰妻姦

宋元繹爲江寧推官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

擊甲歸臥夜爲人斷足妻稱乙告里長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繹劾其妻曰歸治而夫喪乙已伏矣陰使信謹吏迹其後望一僧迎笑切切私議亟命取僧繫廡下詰姦狀而吐實人問其故繹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同席而襦無血汚是以知之

毆叔得認姪

宋李若谷守幷州民有訟叔不認其爲姪者欲幷其財歷政不能直李令民還家毆叔民辭以不敢李固強之民如李言果訟其姪因而正其罪分其

財

詭盜歸牛租

宋劉宰光宗時授泰興令鄰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于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它日主之子徵其租則曰牛死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于宰宰曰牛失十年安得一旦復之乃召三丐者勞而語之故托以他事繫獄鞫之丐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詰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固某氏所租者丐者詞益力因出券示

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然爲歸牛與租

置室得婦情

宋有姑訴婦不養者二宰召二婦并姑眞一室或飼其婦而不及姑徐伺之一婦每以己饋饋姑姑猶呵之其一反之如是累日遂得其情

驗蘆得盜釵

宋有富室亡金釵惟二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爲冤宰乃令各持一蘆曰非盜釵者詰朝蘆當自若否果盜則長今二寸明旦視之一自若一去其蘆

二寸矣即訊果伏其罪

侯臨詰寄財

宋朝請郎侯臨爲東陽令有他邑人因分財私寄姻家輒爲所匿者訟累年弗直乃求理于侯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追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侯以姻家所匿之物令盜招之及捕姻家獄對乃泣請曰此皆某親所寄者非盜得也乃召向日求理之民驗認還之

餽肉得殺牛

宋朝散大夫錢龢嘗宰秀州有村叟告牛爲盜所殺錢曰若亟歸勿言報吾但密召同村解之遍以其肉餽所知或有怨讐即倍與叟如言翌日果有人懷肉以告叟私屠牛者錢得而治乃告肉者所殺

雨巖詰寇倅

宋寶祐間吳雨巖知處州一日報添差通判王某來任雨巖十數年前曾與相識及見覺非心疑之一日故令夫人會其家眷凡十八人內一人年老

而憔悴不樂夫人與從容言王倅舊事婦人潸然詰之乃知正雨巖所識王某之妻蓋寇掠其册取其妻就用其勑仕至本州添倅也推勘得實遂申正其罪

觀音認姦僧

宋時某州士夫攜妻候差于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矣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在寓所門外乃妻也妻云被人扛去時行數里至大門從

長廊至暗室下輿當問官人何去輿夫不答又行數步乃僧出招之拽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納于暗室中局閉甚嚴僧擕酒餚至當憂悶不能飲食僧強合焉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擕酒就與同寢一日僧忘扃戶行出暗巷口遙望有火光乃是祀觀音燈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久之覺僧力疲意闌乃懇之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可商量一

夕歡合達旦天微明引出暗室下登輿送至此也

時趙節齋尹京天方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

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者

皆迎請至此若本寺感應則申朝于寺主加號賜

紫行童並給度牒備榜遍排明日果輻輳迎至內

有身繫金錢落索環足上畫川字文者遂集合院

僧令士夫妻于簾內識認之正本寺主僧也送獄

推問承服就戮

移刺責隱錢

金移剌斡里朶熙宗時遷利涉軍節度使先是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錢三千寄之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証驗却乃訴于州斡里朶陽怒械繫之捕其鄰人鞫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生刼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始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郡人駭服

復亨索佩刀

金李復亨章宗時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逆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

索逆旅商人過客有同邑人槖中盛佩刀謂之曰刀皸馬血煆之則刃青其人款服果有仇

詰盜割牛耳

李復亨遷南河令盜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至使牛家牽牛遍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乃引伏

劉令假鬼語

元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閒行到邑採訪邑事時邑有寇殺一商官莫能明

劉訪寇姓名及商蕘某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方圍坐佯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卒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追捕及到即皆準伏申解上司咸伏其辜遠近以爲神明

長孺獲姦盜

元胡長孺武宗時爲海寧主簿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扶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

者過焉哉手稱快執詣縣所杖而償器又有孝媼聚浮屠菴誦佛書爲襯所一媼失其衣適長孺出鄉媼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羣媼合掌中令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媼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又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耳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陽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盍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穴工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

事已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案下吏讙而出姦者伏罪求嘉民有質珠步搖于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于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者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邪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邪弟曰然遂歸焉

游顯杖蒲團

元平章游顯沿檄至明州州開分省有城中銀店失一蒲團後于鄰家認得鄰人不服因相爭詈平章偶至問其故二人以告平章曰一蒲團直幾何失兩家之歡杖蒲團十七棄之可也及杖之銀星滿地遂畀其鄰

紿巾得質珠

元金德潤授台州府錄事判官豪卒質人珠人贖焉卒愛珠挈篋將乾沒之紿曰汝何多忘珠已歸汝矣其可再乎人訟于官公訊之卒諱如初因去

卒巾跪于庭使人持去謂卒妻曰汝夫令索之恐汝不信持此以爲驗妻視之果夫巾也啓櫝還之卒大慚服

宣邑裂爭簽

元宣邑字彥昭仕溫州路平陽州判官天大雨民與軍爭簽民曰我物而軍取之軍之辭亦然絕無證佐者彥昭命裂爲二並驅出使隸躡其後軍忿詠不已民曰汝自失簽于我何損邪隸具以聞彥昭杖民令買簽還軍

葉琛釋張來

元葉琛任歙縣丞。盜發洪氏塚。巡邏吏往驗。柩旁得染人帳冊一紙。若同縣張來所遺者。即捕來拷掠。久且無證。後一月。績溪獲眞盜來。得釋。巡邏吏恐其訴寃也。復嗾盜入之。琛匿來他所。僞使人服來衣巾出與盜對。盜遽見之。齊罵曰。張來。張來。爾誤我矣。琛乃出來問盜爲誰。盜對曰。不識也。來因免去。

商謎得刧賊

元末。有人襆被行山徑間。遇惡人。意所負必楮鏹也。擊殺。視襆中特楮衾耳。大悔之。乃書楮衾曰。的的的。孰令爾紙似紗。角問我何處住。五色雲中住。問我是何姓。杓子少箇柄。你也錯。我也錯。不如歸去。的的的。怨官不知主名。召商謎者問之。曰五色雲中。煙也。新昌山名。杓子少箇柄。孟也。蓋于姓也。密令隸人往其處踪跡之。久而不得。隸亦了事者。一日坐鑷肆櫛髮。見一人對門賣餅。鼓其槌作的的聲。乃揚言曰。某山中刼負紙被者。官察知賊處。

即來捕也覘其人有懼色次日閉門不賣餅矣遂
捕之果伏其辜

繫賊得囚情

元劉汝翼同知嵩州兼陽翟縣令黠賊楮一養丐
者爲子羅富民鬬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于
隱處以大棓擊兒胸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
富家索命汝翼知其奸計械楮送獄楮咆哮不承
汝翼召尉司宿賊與楮同繫以計覘之數日意相
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爲神明

紿女直壻枉

國朝梅應魁洪武中貢任寧波府推官時鄞縣民邵觀奴妻陸氏潛之母家其母辛氏匿之反誣壻殺女死訴于邑觀奴逮捕不勝拷掠遂自誣服然無跡可徵獄久不決上于府移應魁鞫之乃併繫辛氏于獄一日辛之小女來饋母命收于僻處紿之曰姊何不出令汝來饋引而至者是人爲誰乃漏言曰姊在某處令其同來探母消息耳於是具得其實亟捕陸氏明日出示辛竟伏罪觀奴之枉

遂直

罵官得盜線

周榮洪武中知河南府洛陽民張氏失綿線不知盜名訴于府榮密謂之曰汝但歸焚香罵府官不捕盜有嗔怒者即以聞張如其言不二日果有嗔者一問即伏府中稱爲神明

德成斷牛舌

周德成洪武中知休寧縣有牛在山被害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曰曾有人來買者否曰有之酬

價不及而去曰即其人矣第殺此牛必有來買肉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

啓讓獲血衣

傳啓讓永樂中爲河南僉事時盜殺長葛教諭吳晉及家屬刼其財事久不白訓導俞珂等繫獄死者七人啓讓微行得生員胡昭者拘鞫之初未服令人紿其家獲故血衣示之并同行者五人悉寘于法人稱其神

周新辨爭傘

周新永樂中任浙江按察使一日有訴爭雨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爾傘價之半得非爾利邪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邪尾者以聞於是正甲罪

集夫得逃擔

文林知永嘉縣日有商人糴米倩人擔之其人出商不意從別道去而踪跡不能得訟于文文受其

詞佯爲不理命姑退未幾召倉官云欲下倉視糧命各廂里長集脚夫于倉是日文入命商人立于倉門脚夫一一過目果獲其人遂伏辜

鞭荆祭氣樓

武城王道亨爲大同府山陰縣知縣性敏善斷有瞽者賫鈔五伯緡醉臥城南荆樹下覺則亡矣訴于道亨道亨曰此荆樹爲祟也卽出城按問民大駭皆競從之令人密捕不往者得一人倉皇失措訊之果服遣追還其鈔頃之代府内藏失鈔幣而尸

牖封識宛然莫知其由王以道亨有知略召問之道亨至祭視氣樓似有物常往來而非人疑爲徂所竊乃列幣庭中伺羣徂過而審焉一徂果攫取之因詰其主主卽欵服盡獲之官自是鄰邑有訟皆取決焉

子器斷拔韭

慈谿楊子器初令崐山民有種韭一圃將賣時一夜被讐家採拔俱盡圃主訟于縣子器取圃中一巨石至縣鞭之縣人皆入縣中看與子器令關門

取看者兩手驗之有一人兩手指俱有泥痕即坐其人以拔韭之罪其人具伏

楊武討獲盜

楊武知淄川縣有盜市人稷米不得武攝其鄰居者數十人跪于庭而設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已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愈盜色動武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雨風根蔓俱盡武疑其讐家也乃令印取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封

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武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安然在焉又一行路者于路旁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爲人盜去武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與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盜錢者問之曰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又不敢入求其錢費十文矣餘以還枕石者

鞫髯知羣盜

京師有盜刼一家遺一冊子且視之盡富家子弟名書云某月某日會飲某地議事或聚博狎娼某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人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跅弛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諸兒皆不逞事豈信邪及究羣少諸飲博事悉實蓋每偵而籍之也少年不勝拷毒誣服訊賄所在泯言埋郊壇外東南角頭發之悉獲諸少年相顧駭絕本妄語何爲爾遂結案伺決一指揮疑之數呼鞫諸少言天亡我徒弟感公恩且亦復何辭指揮

沉思久曰吾左右中一髯職豢馬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鞫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猝呼而問之髯曰固奴職爾焉知其他指揮曰爾欲潰膚邪呼取炮烙具髯叩頭曰公無張皇恐外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祝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先予吾千金約事訖足之前後獄情盜罔不知今聚以伺我幸畀我衆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俱至僻境盜蟻集以問兵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贓乃得

報胥瘞之耳遂伏法

輿妓屈盜辯

安吉州富家新娶婦有盜乘人冗雜時入婦室潛伏牀下伺夜行竊不意明燭達旦者三夕饑甚奔出羣搏執之欲以聞官盜懇乞曰我實有罪但未有所盜遭捶極矣幸免聞官當有以報否則亦將有說也富家不從盜至官曰我非盜也醫也婦有癖疾令我相隨常爲用藥耳宰詰問再三盜備言婦家事情甚詳蓋潛伏時所聞枕席密語也宰信

之遠婦供證富家餽遺關節恐宰免追不從富室謀之老吏代請于宰曰彼婦初歸來與盜辨不論勝負辱莫大焉彼盜潛入突出必不識婦若以他婦出對盜若執之可見其誣矣宰曰善選一妓盛服輿至盜遽呼婦乳名曰汝邀我治病乃執我為盜邪宰大笑盜遂伏罪

鞭石得偷鈔

吏部尚書何文淵知溫州府日有人持鈔數千貫來納官至府前河邊將鈔安頓石頭上却下埠頭

洗手鈔貫遂爲人持去一時尋不獲愬于府文淵取原置鈔石頭至府鞭之衆爭入府看望文淵却令關門將入府者俱問罪罰鈔幾十貫其偷鈔者將鈔出賣文淵詰納鈔者所從買即坐賣鈔者以罪輸服無詞

莊敏計偵盗

崔莊敏公恭正統間知萊州府高密商人寓于掖縣盗竊其貨以去捕者疑其家孫消息所爲同知吳祐執孫拷訊誣服公以未獲贓疑之禱于城隍

祠會機兵于軍營搜檢陰使人于四門城樓偵之已而盜果委其貨于外偵者捕其人孫獲免

熊槩還民妻

熊槩任浙江僉事時平陽軍校掠民妻五年槩攝其妻至軍校恐抱二兒泣曰妻去兒誰與養願公憐我槩命置兒妻側兒避不肯近槩曰此非其子詐也詰之果鄰家子罪校如律而斷其妻還于民

易貴斷盜紙

易貴成化間守辰州有窶人擔紙勞困息肩路傍

不覺寐熟而紙爲盜人所竊矣訴于貴卽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至堦下杖焉入門擁觀者如市遂閉門量罰入門者以資窶人復密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潛住于府出公牘買諸賈人紙逐至卽令書各姓名于上乃召窶人認之果得原紙盜紙者伏罪

王倬辨殺屍

王倬知餘干縣民有甲爲乙所殺者獄久不決倬詰乙曰非汝殺之何以竊其屍邪驗之果然卽伏

事有毆人實不死者其家匿被毆者以他屍誣之累辨莫伸倬廉得匿所密使捕至縣竟抵誣者罪

閱曆得被殺

許襄毅公進遷山東副使東昌有武官子懷數金挾一書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有司疑書生逮生酷訊生誣服公閱牒疑托他事徧取商曆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人市數十布價厚公曰此必武官金也一訊遂服書生得釋

給問得眞屍

許襄毅按泰安州有一富豪姦鄰縣顧工人妻因其夫有怒言撻之折股而死弃屍于壑死者之兄聞諸官反坐誣告于公公親鞫之詞慣熟無可入者公乃取犯人中一篤實者問其村巷門戶樹石之詳又取一人問其居止人口孳畜之詳復取一人語以村巷門戶人口孳畜之詳其人懼謂公私行知其事也公復云折腿而死必有縛治之物鄰家婦人牽花牛過時巳實告我汝第言之合吾所聞則巳否則痛加爾刑其人遂吐實謂死時以破

箕纏裹其脛夜死屍實不知何在公得其情乃問屍于兗犯實夜棄壑中不知有無公云陸地雨水暴發雖漂流不遠令尋之果獲犯遂正罪

設計獲全賊

曹州有省祭趙夔其親被賊夜殺于野趙乃訴于許襄毅公公知賊之必逸也乃罵之曰暮夜殺人豈可指名妄告殺人之辜汝自當之遂加以杻鎖收監仍下令曰被告者許將情來訴羣賊翕然稱寃赴愬無一人後者咸服其辜郡人悅服

子業鞫殺人

高叔嗣字子業官山西按察使有代州生員江棹與鄰人爭宅址將鬩陰刃族人孜等匿二屍圖誣鄰人鄰人知不鬩全畀以宅（鄰人亦智矣哉）棹埋屍室中數年棹兄千戶楫枉殺其妻棹嗾妻家訴楫併誣楫殺孜事（此殆孜魂陰使爲之不然棹自嗾以孜誣楫孜之冤終不白矣）楫拷死無後棹與弟爭襲訟上撫按付子業鞫焉子業問棹曰孜等屍在何所曰楫殺孜埋屍其室不知所在曰楫何事殺孜棹愕然曰爲棹爭宅址曰爾與

同宅居乎對曰異居曰爲爾爭宅址殺人埋屍兄室有是理乎問吏曰搜屍棹室未也對曰未也及命搜屍棹室掘地得二屍于棹立所刃蹤宛然棹伏罪州人曰十年冤獄也石州豪吳世傑誣族人世江世澤姦盜拷掠庾死二十命世江更數冬不死于桊復獄牘問曰盜贓祗布裙一谷數斛世江有田若廬富行劫何也世傑曰賊餌色姦問婦椰曰盜姦若對曰姦也曰何時對曰夜曰夜姦何故識賊對曰世傑教我賊名世傑伏誣殺人罪于桊

後終湖廣按察使有文名

訪嫗得典財

刑部尚書吳洪弘治已未任福建按察使有富家之主嘗乘篼他出以一奴隨中道忽棄篼與奴遣歸還則為典財者所害主家訟奴及二傭夫之舁者于官奴曰傭見吾歸而殺吾主傭曰奴引主去而殺之耳吏莫知所在公曰三人者同發主家顧不畏其家屬而中道殺主乎訪其里嫗知典財者有手血濺衣之跡捕其人置于法

彭祥訊匿貲

郭彭祥弘治間知眉州州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宦別省其貲每托弟攜歸置產契劵俱弟收掌兄卒于官嫂扶櫬歸家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于州屢訊不服乃越境訟之于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姓名同盜某處財物移文本州及械至詰曰汝與某人爲盜得財致富其弟泣曰某田某宅皆吾兄仕宦所得者置之產劵俱在具狀甚詳一一錄記乃率其嫂語之弟遂欵服悉

還其産

密聽辨刼奪

白惟勤知沁州先是有婦人獨行遇賊以沙撲面奪其服突有一人救之比訟賊反誣救者爲賊累訊莫辨勤至置二囚于室密置人于箱中使聽二人言頃之鞫問出箱中人賊服而救者免

太合察僧姦

林大合福建人爲都司斷事攝屬中某邑邑有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一野寺中寺僧延入

而婦有姿貌師徒皆欲淫之乃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次日母與夫家互尋不得交相讐以訟于官林不能决而疑必有故適有一門子得罪當譴林曰汝故以得罪逋出遍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入此寺僧師徒以是美男皆與狎昵有小沙彌語洩而沙彌亦不甚悉入以白林林曰是矣翌日過寺中焚香頻仰首向天自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林卽令縛之曰上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

出其園中二僧伏罪

視書得狎胥

殷雲霄字近夫正德間知靖江縣民朱鎧死于文廟西廡中莫知殺之者忽得匿名書曰殺鎧者某也鎧素讐某衆謂不誣雲霄曰此嫁賊以緩治也徧問左右與鎧狎者誰對曰胥姚明雲霄乃集羣胥于庭曰吾欲寫書各呈若字視明字類書詞之曰爾素狎鎧殺之何明大驚曰鎧將販于蘇獨吾餞之利其貲故殺之耳乃論殺明

終